

《群書治要》中修齊治平的智慧（第二回）—義勝欲則昌
成德法師主講（第二十集）2023/3/9 馬來西亞
亞馬六甲 檔名：55-226-0020

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！我們翻到第十頁，今天我們從第十二句開始學起，我們看經句：

【十二、文王問太公曰：先聖之道可得聞乎？太公曰：義勝欲則昌，欲勝義則亡，敬勝怠則吉，怠勝敬則滅。故義勝怠者王，怠勝敬者亡。】

這個是文王請教姜太公，古聖先王他們治國之道，我可以學習嗎？這個是向太公請教，『可得聞乎？』這都是很恭敬謙虛的態度來請教。太公回答到：「道義勝過私欲，國家就會昌盛；私欲勝過道義，國家就會衰亡。」恭敬謹慎勝過怠慢則吉，就會吉祥，往好的方向發展；但是假如是怠慢勝過了恭敬謹慎，功業就會毀滅。所以道義勝過私欲，這個『王』就是能把國家治理得愈來愈好，怠慢勝過了恭敬謹慎就會滅亡，我們看到這個是治理國家之道。

之前我們有講過《群書治要·鵠冠子》裡面的一個故事，是楚莊王問詹何，「治國奈何？」就是應該怎麼治國？楚莊王接了君王位，他走了很遠的路去請教詹何。因為詹何這時候不是他的臣子，他等於是跑到民間去向他請教。我們自己有沒有請教過別人？比方說應該怎麼治家？應該怎麼治企業？應該怎麼經營道場？我們去請教過沒有？你看這兩則，文王請教姜太公、楚莊王請教詹何，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，我們有沒有請教過治家、治團體之道？當然這個也是勘驗我們平常有沒有主動請教的態度。

《弟子規》當中有講到，「心有疑，隨札記，就人問，求確義」。我們看這一句，跟剛剛姜太公回答的『義勝欲則昌』、『敬勝

怠則吉』，跟這一句有沒有關係？我們會積極主動請教別人，這一顆心它重視道義，我要把家庭經營好，這個才對得起我的父母，對得起祖先；還是他的心態，讓我先去玩一玩，回來再說吧，這個道義的力量抵不過他的欲望。所以這些句子在哪？就在我們每一個當下，這些句子都能指導我們。聖凡之分在一念之間，克念才能作聖。你看回到我們的修行，我們修行進進退退，什麼時候進？這個道義的心提起來了，我不能辜負老和尚，我不能辜負我的另一半，他是信任我才跟我走在一起，這個念頭一起來，自我、自私就下去了，「義勝欲則昌」，自己的道業就會不斷向上精進。

你看「敬勝怠」，恭敬面對自己的道業，首先要對得起自己，不能辜負自己，不能拿自己的法身慧命開玩笑，要恭敬。所謂「初發心成佛有餘」，這個敬，尊重自己的佛性，尊重己靈，有這個恭敬的態度，這個初發心能保持，成佛有餘。但是假如懈怠懶散，這個恭敬的態度就會退了，就會像佛門講的，學佛一年佛在眼前，學佛二年佛在天邊，學佛三年佛化雲煙。事實上佛到底在哪？佛到底在眼前，還是在天邊，還是化了雲煙？佛是法界身，無處不在，是我們自己的恭敬態度。恭敬了，佛菩薩隨時在我們身邊，隨時在加持我們。所以這些句子是很好的道理，理事不二。這些道理一拉回來自身，你看每一句都跟修身、都跟齊家、都跟治國平天下相關。

我們剛剛提到了經營家庭，你看夫妻相處也要義勝欲則昌，也要敬勝怠則吉。你看一個道場，它一心為佛法、為眾生，這是不是道義？義勝了欲，他一心為道場，他的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下來了，則昌；可是隨著經營的過程得到很多的讚歎、恭維，他的自我在膨脹，他的名利心在增長，那就欲勝義。所以靡不有初，可能都有很好的開始。這個團體剛成立，氣象很好，但能不能保持？一染著，鮮克有終，就不能保持初發心了，就會往下降。

我們觀察老人家一生弘法，這個對我們都是很重要的指導，比方老人家在一方的因緣一開始很興盛，為什麼？這個負責人每天都來聽經，他很恭敬，敬勝怠則吉。我們觀察，這個因緣沒有辦法維持了，變化了，因為這個主事的負責人慢慢沒有來聽經，他對老和尚、對善知識的恭敬退了，怠勝敬，這個緣就要起變化，就滅了。所以我們觀察自身、觀察歷史，乃至於觀察我們眼前發生的事情，都可以證實太公給文王談的這一段話。

從歷史來看，有一個人物我們都非常熟悉的，唐玄宗。可能一講唐玄宗還不是很了解，再舉一個人大家就知道了，楊貴妃，就比較熟了。唐玄宗成就了開元之治，在歷史當中能成就盛世的君王屈指可數，很少很少，所以他很不簡單。可是他後來遇到楊貴妃，唐朝差點就毀在他的手上。所以盛世是他成就的，差點毀了唐朝也是他，同一個人。這個歷史給我們什麼啟示？我們這顆心能把持住，能成佛作祖；把持不住，很可能要墮到三惡道去了。以歷史為借鑑，為什麼他能成就開元之治？他要效法祖先，你看這個道義心，勵精圖治。開始上來當君王的時候，把一些奢侈品統統燒掉，義勝欲。可是盛世出來了，人會覺得我很了不起，他的欲望會膨脹，他的恭敬心退了，他的傲慢心會起。所以要護好自己的心念，這是大工程。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什麼是本？起心動念是本。師長常說，從根本修，從起心動念處修。這個念頭用這一句教誨來觀照，很重要！

所以我們剛剛提到了莊王問詹何，趕了很長的路來問詹何怎麼治國？「詹何對曰」，詹何對楚莊王說：我只明白一點怎麼修身，這個治國我不是很明白。楚莊王聽了有點著急，說到：寡人現在接了國家，祭祀宗廟，我得給祖先能交代，我希望好好學怎麼治國，你趕快跟我說吧！我們再回到第一句，詹何說我只知道怎麼修身，

我不是明白治國。這句話有沒有意在言外？楚莊王急著學啥？學治國。我現在接了楚國，這麼大一個國家，趕快教我什麼方法。我們有一個習慣，習慣在枝末當中下功夫，不習慣在根本當中下功夫。其實修行就是修正行為，也是修正習慣。我們一遇到事就急著要處理那個事，卻忘了處理事的根本是我們這顆心。趕快告訴我方法吧！實實在在講，心境不到位，給一些方法真的能處理好嗎？給一些方法，就想著趕快拿著方法去用，急著要看到效果；那個急著要看到效果，用那些方法，我看也大打折扣了。

所以這一句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我們前面學習過這一句，學完了，我們從此以後面對問題是不是都從根本在思惟？從根本思惟的人不容易遇到事情很急很躁。是很執著要達到效果的才會急躁，真的會想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這個著急不來。我們這個心太著急了，一看不到效果就很氣餒，所以「為學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」，定下來。你很期望，比方說很期望丈夫選擇一個好的職位、工作（有意義的工作），妳做了很多功夫，最後他違意，妳就像消了氣的氣球，沒了。妳所做的都沒有白費，可是妳假如一下子得失心很重，消了氣，你之後就會擺一張臉給你丈夫看，他就更不願意聽你的建議。妳付出了，他暫時沒有接受，可是妳還是恭恭敬敬的，他拒絕妳，他心裡應該也有一點愧疚感。妳不止都沒放在心上，依然更恭敬他，他對妳會產生刮目相看，妳跟以前的心態不一樣了。事事都是好事，只要我們用對心。我們就太容易著相了，太容易想對方聽我的，這種念頭的控制太強，我們都忘了在一切境緣當中觀照自己的心，調伏自己的心，都是看外面不往裡面看。所以經歷很多事，自己的心性沒有提升，就是盡記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愈記這些不愉快的事情，自己的心愈多煩惱。

所以老和尚寫了一段墨寶，不能讓老和尚白寫，它是《呂氏春

秋》裡面的一段話，「凡事之本，必先治身」，「成其身而天下成，治其身而天下治」，「為天下者」，一個治理天下的人，「不於天下於身」。這段《呂氏春秋》的話很精闢，治理天下那麼大一個事，他從根本上就是把他每個念頭護好了。他護好自己的心念，今天教育部長來了，他都給他講得很到位；今天財政部長來了，他思惟都很清楚，都會給它處理好。當然護好這一顆心是大工程，這個心每天萬境交集，你一不觀照，它就可能被欲望、被懈怠、懶散給拉走了。

所以最近也跟大家一直在強調、探討，要把念佛不要求當唯一，要當第一。你一有時間了，你不念佛，你就打妄想，這個心常常都是在散亂當中。哪有沒事的時候都胡思亂想，突然事情來了正念分明？又不是四川的變臉，一下變另外一個樣子。平時如戰時，就是你在處理事的時候能處理好，是你平常就心平氣和，平常這個心就是做得了主，就不是讓妄想做主。《三時繫念》裡面這句話很重要，「須臾背念佛之心，剎那即結業之所」。我們自己要有自知之明，只要不念佛了就打妄想，就煩惱的念頭一個接一個，拉都拉不回來。所以首先心不能浮躁，浮躁聽不懂人講話。楚莊王有沒有聽懂詹何在點他什麼？沒聽懂。還覺得搞什麼，我跑那麼遠來問你一個問題，你都不回答，你不知道我現在責任多重嗎？

我們就想到章嘉大師見老和尚，一見，老和尚問的問題可好了！我知道佛法好，殊勝，怎麼能夠更快的契入？章嘉大師停了半個小時。代表我們的心浮躁的時候這個法不容易入心，講可能也是白講。章嘉大師教育的智慧敏感度很高，停半個小時，老和尚的心都靜下來了，章嘉大師說「有」。這個一有，激動起來了，又不講了，又七、八分鐘之後才講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這六個字，老和尚一聽就放在心上了。諸位同道，老和尚講這個事例講給誰聽的？

講給我聽的。就是看得破、放得下，入我們的心沒有？我們為什麼還有煩惱？看不破。遇到事情還是容易自尋煩惱、容易著急的慣性做主，沒想到要提起經教，理得心就能安。所以古人說，「為學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定」。聽法要有正確的心態，這個法才入得了心。我跟不少家長溝通過，我常常都說家庭教育是根本，強調這一點，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對方問你的都還是找哪一間學校比較好、找哪一個老師比較好。就是人心裡面，真心一法不立，你有一法、你有一個執著，就不是真心在應對因緣；你有一件事一直掛在心上，你有一個執著，你的心就不中正，就會偏了，人家的話就聽不懂了。心有所憂患，心有所著急，不得其正，甚至於有很好的機會親近老和尚，你也聽不懂話了。所以我們看楚莊王問詹何，這個再拉回我們自身，我們都有受用處了。

一般來講，這些有智慧的人，在提醒我們的時候都會點到為止。可能我們就會想，我這個人，你直接來吧，就跟我直接講吧！說實在的，我們都習慣了別人順著我的意思、順著我的方式。一個人要學習，心態都是別人都順著我的方式，我就能學了。這個心態能學到東西？心是根本。你都不能用心去體恤一下這個善知識在點我們什麼？你能體會到別人在點我們什麼？是你的心要很靜，靜下來。一般我們都太容易著急了，別人不照我們的方式，我們就不歡喜了。所以這個自我隨時都會起現行，自我一起現行，我們的恭敬就會下降。

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。你看老和尚為什麼跟章嘉大師可以學到，進而打好基礎？因為他恭敬老師。老師都不說話，他也沒有說大師你怎麼停那麼久，你趕快說說話吧，我就問一個問題而已，你趕快回答我。沒有！我請教大家，老和尚以前有沒有遇過章嘉大師這樣的老師？沒遇過。他首先遇到的是方東美教授，方教授的方式是

什麼？辯才無礙，一去了，從頭講到尾，這是一種老師的方式。一下子變章嘉大師了，一句話不講。你說假如跟方東美教授學習產生了執著，那老和尚一想，這個老師怎麼跟方教授差這麼多。我們有很多煩惱都來自於比較，一比較，這個心就生煩惱，沒有辦法安下來。每個善知識他不可能都一樣，但是他為我們的心是一樣的，你能夠真正靜下心，恭敬，都會很有收穫的。

結果詹何一看莊王不是很了解他的意思。因為有學問道德的人都謙虛，有可能這個莊王一問，怎麼治國？「好！我跟你講」，那他這個態度，他修養一定有限。他一定是謙退的，他不會標榜自己，但他同時也點出來修身最重要。我只懂一點修身，這個治國我還不敢談。會學的人，就在善知識這句話當中學到他的謙卑。我們在請教別人的時候，只在那裡想趕快回答我答案，執著點有沒有產生？什麼時候在學？你當下靜下心來，善知識的一舉手、一投足都是學處。可是我們就在那裡執著趕快回答我答案吧。

我也見過有人請教老和尚問題，問了第一個問題，老和尚跟他答，還沒答完，好，師父，我再問你一個問題，又請教了第二個問題。老和尚還是很有耐心開始給他回答，還沒講完，好，老和尚我再問你下一個問題。好像在考老和尚能不能回答他的問題。你會聽的人要聽什麼？老和尚怎麼看待這個問題？他是用什麼心境來面對這件事？你要學他怎麼用心、怎麼處理事。會學的人，從他回答你一個問題，你就掌握了應對事情的態度，做人做事的態度。問一個問題，你可以用在處理一切事情。善聽，善領悟，佛門常常用這個善字，善思念之，善用其心，善於去領悟。就像我們常說，「當信佛經語深」，佛經每一句話很深，你不去領會它，囫圇吞棗，不只用不出來，還消化不良。

佛經這些教誨，指導我們用心。比方說「萬法因緣生」，這一

句話在哪？在萬法當中。所以哪一件事不是因緣生？甚至哪一個人不是因緣生？每一個人都是因緣他才成長到現在，他不會突然變成這樣。所以當我們了解一件事情它的因緣的狀況，你就不會著急了，急不來，急了沒用，對事還有負面效果。你了解現在人事的因緣狀況，影響他的人有哪一些？影響多久了？你現在要從哪裡著手？可以多管齊下，慢慢改善這些緣的狀況。這樣我們面對境界就能客觀對待，面對境界心裡有數，清楚急不來。這一句「萬法因緣生」，你就隨時都提得起來，都有受用。

所以佛法不是要學得很多。當然大家不要聽完我這句話，成德法師說佛法不用學很多，我本來就不是很想學，一下子終於抓到一個可以讓我不需要太精進的令牌。所以我什麼都沒說，大家也什麼都沒聽。所以還是回到這一顆心。我們的心很容易走極端，不容易聽得懂話。我們要不就不及，要不就太過。本來對孩子控制、佔有很強烈，太過了，一聽不能控制、要求孩子，馬上調到都不管了，你看我馬上就放下了，一下又調到不及了。其實是調這一顆心！我們就著在事相，「我什麼都不講了」。你該講也不講？以前是不該講也講，現在是該講也不講了。所以隨時觀心為要，不要走極端。

這個「詹何對曰」，跟楚莊王提到，臣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國君身修好了他的國家會亂，我從來在歷史當中沒有聽過；我也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國君修身不好，結果他的國家是治理好的。故治國的本在修身。所以君王你跑那麼遠來問我問題，我回答你不敢回答枝末，「不敢對以末」，我不敢用枝末回答你，所以我回答你的是從根本，根本是修身。

所以師長墨寶裡面，成德印象很深有兩句，「修身為本，教學為先」，這兩句話我們懂了嗎？我們今天當父母，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小孩，可是老和尚這兩句話提醒我們，你要教孩子要修身為本。

我們有沒有下功夫放下自己的壞習慣？這是修身的功夫，把這個重視起來。

這個第十二句，我們舉一個例子，稻盛和夫先生。他有一些成就，這個都是屬於世界級的成就，比方說他是自己親手經營，從沒有到有，經營了兩家全球五百大。全球兩百多個國家，他企業能列在全球五百大，你看那個成就很高了。他本來是做陶瓷的一家公司，後來他跨行做了通訊業。因為這時候日本通訊是由一家從明治時代的老公司，只有它一家，幾乎壟斷了整個通訊業。一壟斷，這個費用很高，百姓負擔很重。他就思考，我要來辦一家通訊公司，我有沒有為自己的私念在裡面，有沒有私心在？要創一家公司，他一直在問自己的心，這個從根本上下功夫。他問了自己好幾個月，最後覺得自己的念頭純是為國家想、為人民想，他就開始去做了。這個跟佛法很相應，因地不真，你的動機要純粹，你不能夾雜。一開始就有夾雜了，經過五年、十年他就開始偏了，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」。你看他存心純正。而且他身邊好多的人都告訴他，你鐵定做不起來的，那家公司那麼大，人家到時候就把你給搞死了。他只問自己的心，不問外面這些有多難。後來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做起來了，這個營業額很高，都用兆來算的。所以這些事業要講給年輕人聽，他們都很羨慕，公司那麼大，賺那麼多錢，他不知道能成就那麼大功業，是這顆心非常的純粹，利益人民。

這個後來你看他兩家那麼大的公司，他遇到自己得癌症了，心也沒有亂，很平靜的面對，把公司交代好。這代表什麼？他有善後的觀念，他已經培養好人了，自己面對無常的時候，安排好工作他就離開了，馬上就把五百大放下了，就出家去了。這都是我們的學處。很快身體也好了。幾年之後，出現了日本航空倒閉，首相鳩山由紀夫來請他，他又出來。他也再問自己，我出來有沒有名利心？

我是不是真正是為了國家？這個是國家級企業，倒下來了，對老百姓、對國家的信心影響非常大；再來，我是不是純粹為了三萬二千員工；再來，假如這家企業倒了，整個航空業就變成了某一個公司又是獨大，一下子這個飛機費用又要攀升上來了，這個對廣大坐飛機的人民影響都很大。都是這些考慮，沒有為自己，所以這是義勝欲則昌。而且他接了工作，恭恭敬敬，全公司誰工作最認真？就是稻盛和夫。他工作一整天，到晚上可能就買個三明治吃而已。所以他有六種精進，其中有一個，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，敬勝怠則吉。所以我們去觀察這個人的成功、這個團體的成功，真的都跟這一句教的很相應。稻盛和夫還講到了，他要出來拯救日本航空，他的心情還是非常澎湃，這叫豪情不減當年。現在年紀大了，但是這個心沒有變。人不能隨著年齡增長就好像沒有朝氣，那就被境界轉了，被年齡大這個境界給轉了。

所以我們看師長老人家，九十歲辦漢學院，比任何一個人都積極。我們院長勝妙法師，他那個時候是侍者，看到老和尚面對這個因緣，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，只有他老人家堅持。你看跑歐洲一年，跑那麼多趟，年輕人都沒有這種幹勁。

好，我們看第十三句，這些句子都放在「知因識果」，如是因、如是果，這個心用對了，一定感來自己的提升跟團體的興旺，包含下一句：

【十三、仁者在位，而仁人來；義者在朝，而義士至。】

這個是理，底下舉事例：

【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，仲尼之門多道德，文王之朝多賢良，秦王之廷多不詳。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，惡者必有所因而來。】

這些句子告訴我們都是感召，都是感應，能感是我們的心，所感是境界。所以：

【夫善惡不空作，禍福不濫生，唯心之所向，志之所行而已矣。
。】

所以善惡是不會憑空發生的。怎麼會有善？自己的心感召來的善事。怎麼會有惡事？也是自己的心感召來的。《了凡四訓》說「福有福始，禍有禍先」，都是不會憑空發生，都離不開因果。所以『禍福不濫生』，禍福不會突然來了，隨便到來，都是我們心的趨向，心之所向。『志之所行而已矣』，我們的意識所實行，我們的心志最後感得的結果。你看阿彌陀佛他的心志，就是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已度之者使成佛」的心，一切皆成佛。他感來什麼？感來他的老師教導他，他有這個願，世間自在王如來看到有這樣的學生太難得了，傾囊相授。他教了多久？不是教一個小時，不是教兩個小時，千億歲。你看，感老師傾囊相授。

再來阿彌陀佛現在還感召什麼？感召十方佛國度的眾生，一起來跟他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，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愈來愈殊勝。當然更重要的，西方極樂世界因為自己而殊勝。這一句話，大家可不能「不行不行，我不行」，這個時候要直下承擔。我們假如沒有直下承擔的心，迴向文都念成形式了，都有口無心。迴向文說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」，我們每天念有入心，應該我們每天都在讓西方極樂世界更莊嚴，我們每天要讓自己的國家更莊嚴，莊嚴佛淨土。

這裡面舉了好幾個例子，舉了墨子、孔子、文王，還有秦王，這個我們明天再就這些事例來探討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感謝諸位同道，謝謝大家。阿彌陀佛！